

忧伤开满 来时路

成长是一场忧伤而阵痛的蜕变。
而这，是一首关于友情与爱情、奋斗与梦想、
相聚与别离的青春史诗。

you shang kai man
lai shi lu

若非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忧伤开满

来时路

成长是一场忧伤而阵痛的蜕变。
而这，是一首关于友情与爱情、奋斗与梦想、
相聚与别离的青春史诗。

you shang kai man
lai shi lu

若非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伤开满来时路/若非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13 - 2733 - 8

I. ①忧… II. ①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5063 号

忧伤开满来时路

著 者/若非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梦渔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1/16 印张/15.75 字数/131 千字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733 - 8

定 价/26.5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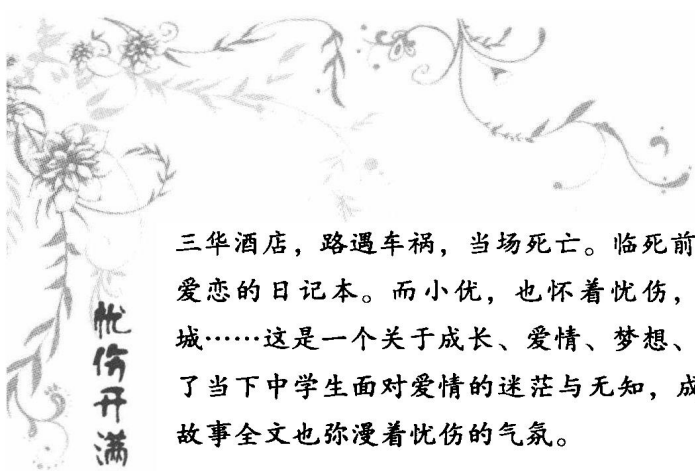
故事梗概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5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2
第十一章	54
第十二章	61
第十三章	68
第十四章	71
第十五章	77
第十六章	81
第十七章	87
第十八章	92
第十九章	97
第二十章	104

第二十一章	107
第二十二章	113
第二十三章	117
第二十四章	124
第二十五章	129
第二十六章	137
第二十七章	143
第二十八章	148
第二十九章	156
第三十章	162
第三十一章	166
第三十二章	172
第三十三章	176
第三十四章	183
第三十五章	188
第三十六章	194
第三十七章	198
第三十八章	204
第三十九章	209
第四十章	214
第四十一章	218
第四十二章	220
第四十三章	225
第四十四章	230
第四十五章	235
第四十六章	239
第四十七章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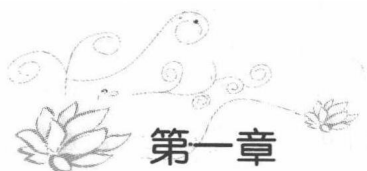


故事梗概

一次偶然的机，业余作者若非在离开方城的车上遇见女孩小优，两人认识后小优向若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小优是一个平安的女孩，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开始有了争吵，爸爸有了新的女人。初二结束的那个暑假，从小镇上迁往方城的混混小坚到方城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乖孩子小优，并喜欢上了小优，并因为小优而认识了漂亮女孩安雨薇。小优不喜欢小坚，在她眼里小坚就是个坏孩子，她认为小坚只是想要通过自己认识安雨薇。但是小坚一直深深爱着小优，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小优，可是小优根本没有感觉到。小坚为了改变自己的在小优心目中的形象，做了很多努力。而小优则一心把小坚往安雨薇身边推，直到他们俩在一起。他们一起从方城镇中毕业，小优为了和安雨薇及小坚在一起而放弃了读市重点的机会三人一起进入县城重点方城三中。这时候小优已经不讨厌小坚了，但是并不知道对方喜欢自己。在小坚和安雨薇在一起的时候，小优也对高自己一个年级的文学社长何浩然产生了好感，两人没有明确关系地暧昧地在一起。虽然如此，小坚对小优还是很好，直到小优病倒，才发现何浩然的虚伪和小坚对自己的爱。安雨薇为了让自己深爱的小坚开心，退出了，并撮合了小优和小坚。高考后，小优拿下方城三中文科状元，而小坚却没有上二本线，两人在面对未来时都迷茫了。小坚为了不耽误小优，忍痛选择了分手。小优怏气之下想要离开方城，自己的升学宴也没有通知小坚，小坚在安雨薇告知小优的升学宴的情况下赶去小优升学宴所在的



三华酒店，路遇车祸，当场死亡。临死前，怀里抱着的，是写满对小优爱恋的日记本。而小优，也怀着忧伤，早早地离开了自己生长的方城……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爱情、梦想、相聚与别离的故事，全面展现了当下中学生面对爱情的迷茫与无知，成长本来就是一场忧伤的蜕变，故事全文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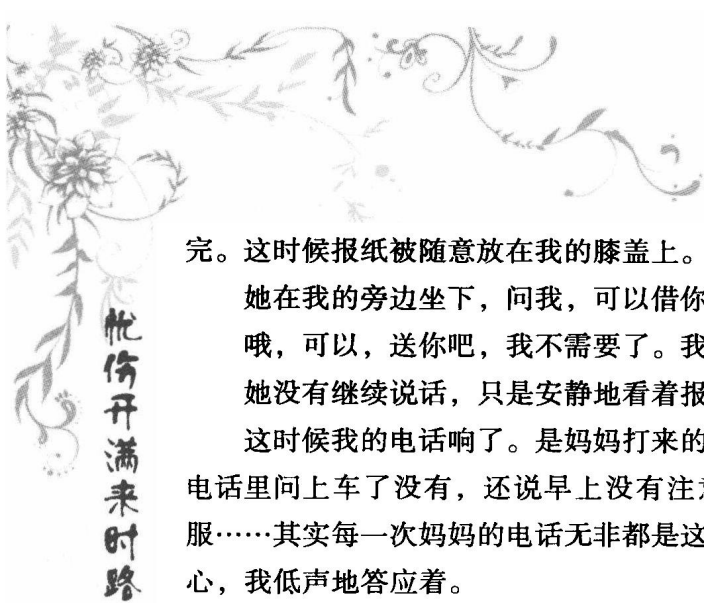
七月末的下午，突然下起小雨。在方城客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我一边守着旁边的手机充电，一边翻看当日的省城都市报。她在我的旁边坐下来，似乎在侧眼看我手中报纸的样子。

有那么一时间的静默。这样陌生的女子，安静地坐在我的旁边，谁都没有说话。候车室里面，有老人、小孩，以及像我们这般年轻的人们，看报的看报，玩手机的玩手机，闭目养神的养神。角落里有人大声讲着电话，像是即将远行打工的农民，在给家里的老婆讲着粗鲁但真挚的情话。

有手机的铃声响起，她在我的旁边动了动身子，接起电话。却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去。这时候我才抬起头来，看她的背影，很单薄的样子。她的面前是一排写着目的地名的客车，扛着大包行李的旅客低头走过，在天空灰蒙蒙的背景下，突然就有些荒凉的意境。她就这样安静地站在玻璃之外，我听不到她的声音。有种莫名但唯美的诗意，我心里这样想。

雨又下大了，这样的雨已经连下了三天，还要下多久哦？有个中年男子在低声地抱怨天气，候车室里面没有人回应他的抱怨。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进来了，依然是低头走进来，依然是坐在我的身边。事实上，也只有我的身边有空位。这时候我的报纸已经看完了——确切地说，是已经没有看报纸的兴趣，我看报纸向来先看标题，标题有吸引力才会看内容，所以每天的报纸我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浏览



完。这时候报纸被随意放在我的膝盖上。

她在我的旁边坐下，问我，可以借你的报纸看看吗？

哦，可以，送你吧，我不需要了。我把报纸给她，没什么可看的。

她没有继续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报纸。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我起身出外去接听。妈妈在电话里问上车了没有，还说早上没有注意，现在下雨了，要添一件衣服……其实每一次妈妈的电话无非都是这些内容，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关心，我低声地答应着。

回到座位上，却发现她在哭泣。她将头埋在膝盖上，我看不到她是什么表情，但听得到她哭泣的声音。是很小声的那种，要不是我坐旁边，还听不出来。

你怎么了？我有些尴尬地问。

她不说话。肩膀微微颤抖着。

我一向害怕面对哭泣的女生，虽然她于我而言，还只是个陌生人，但是坐在我的旁边哭泣，我也会有一种恐慌。

于是，我开始在行李包里胡乱地翻找，寻找早上临行前妈妈塞进去的餐巾纸。找了好久，还不见踪影，因为行李包早就被我给弄乱了。于是只好拿一包湿巾代替，抽出一张塞到她的手里。你不要哭了，这里这么多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她用我塞给她的餐巾纸轻轻擦拭脸庞，却没有抬起头，声音渐渐小了。我松了口气。看门外，依然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匆忙的行人，待发的一排汽车一动不动。

回头的时候，突然发现散乱一地的打开的报纸上那个显眼的大标题：“方城昨日发生车祸，花季少年无辜丧命”。我心里一惊，这样的新闻我刚才怎么没有注意，我将报纸捡起来，认真地读起来：

（本报讯）：昨日，方城南门小十字发生车祸，一名少年被一辆无照大货车撞翻在地，当场死亡。警察在车祸现场发现，死者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写满关于恋人的日记的日记本。据了解，丧命少年小坚为方城城南区人士……

我叹了口气。心想她的哭泣大约是因为这样的新闻，别说她这样一个女生，连我一个大老爷们都忍不住悲伤，便问旁边一言不发的她，你认识？

她突然站起身来，有些倔犟的样子，提起行李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伞也不打地走进了方城的雨雾中。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多日之后，我因为课题研究需要，再次到方城图书馆查阅一个方城文化人物的资料。走的时候，排着队上车，突然就看见了她。

是你。我有些说不出来的惊喜。

她微微地点头，有些费力地提着大大的行李包。

我帮你吧。我走过去，帮着她把行李塞进汽车的货箱里。

回到队列里，她在我的身后低声说了一句“谢谢”。我们便再没有说话。

上了车后，她自然而然地坐在我的身边。这一日方城的天气晴朗，阳光明晃晃地透过车窗玻璃砸在我的脸上。她伸手经过我的面前，将帷幕拉上。有些刺眼，她轻轻笑，很苦涩的样子。

汽车按照预定时间出发，出了小小的方城城区，便开始在黔西北高原的山路上盘旋。忽上忽下，窗外尽是高大险峻的山峰，夏日的山一片浓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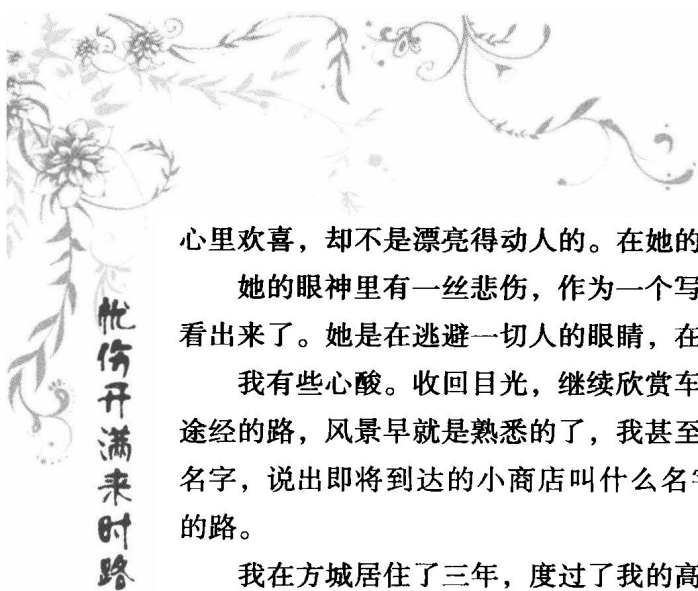
你那天没有乘车？我打破沉默，问道。

是的。她看来是极少言语的那种女孩，很简单地回答。

为什么呢？问完我就后悔了，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何必问那么多呢。

她没有说话，也许是本性使然，也许是不想说话吧。这时候我将头微微偏向她，打量起她来。

她，是这样安静的女子。不到二十岁的模样。穿蓝色的七分牛仔褲，白色短袖衬衫，耳朵和颈子上没有任何饰品。头发乌黑，有少许刘海，表情淡然地望着车的前方。我只能说，她是好看的女子，让看的人



心里欢喜，却不是漂亮得动人的。在她的眼里，似乎我并不存在。

她的眼神里有一丝悲伤，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这一点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是在逃避一切人的眼睛，在隐藏自己的悲伤。

我有些心酸。收回目光，继续欣赏车窗外的山水。这是一条我经常途经的路，风景早就是熟悉的了，我甚至能说出下一座出现的山叫什么名字，说出即将到达的小商店叫什么名字。因为，这是一段我经常走的路。

我在方城居住了三年，度过了我的高中生活。两年前的九月，我离开方城，第一次经过这段路，抵达林城贵阳，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两年里，我每次回家，做调查，游玩，都会经过这段路途。现在，我大二结束，九月后就是大三。这一个暑假，我没有回老家，为着一个关于清朝方城某位文化名人的研究课题奔忙着，在方城遇见身边这个安静的女子，只是这段奔忙的路途中的一小件事情。也许，回到林城后，匆忙的生活会让我很快忘掉这些。

途中我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北方某杂志社的一名有过交往的编辑。

你好，我是若非，请问有何贵干？

这是我接电话一味的开场语。

我们决定刊用你的一组诗歌，想要你提供一些资料。对方说。

哦，这样啊，需要什么资料呢？

个人简介、照片，以及……

我打断对方：这样吧，我现在在车上，不方便，你把要求发到我的电子邮箱，我回去立马给你回复好吗？

也行，那我先发到你的邮箱，你看到了一定要尽快回复给我。

没问题。

挂了电话。我准备闭上眼睛养会儿神，这段时间奔波于林城贵阳和方城之间，要么在车上前进，要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要么在电脑前打字，疲倦随时都在袭击着我。

刚刚闭上眼睛，突然听见她的声音。

你是若非？

哦，我是。我有些意外，全然没有想到她会主动跟我讲话。

写文章的那个若非？她似乎不太相信我就是她讲的那个人。

对啊。有问题吗？

哦，呵呵，我读过你的文章，在很多杂志上，对你印象很深刻，在方城的内部杂志《方城》看到过关于你的介绍……你是方城三中的毕业生？看到你的介绍后，我专门翻看了方城三中以前的校报，果然发现了你以前写的很多文章……我很喜欢，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喜欢的你的文章……也有很多次听任课老师讲起你高中时的事情……

她说得有些激动，一连串说了很多。

谢谢关注和支持。我是一个无名业余写作者，在学习之余写一些小故事，发表在一些刊物上，有着一小堆粉丝，每当遇到人说喜欢我的文章，我都会客气地说谢谢。

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激动了，赶紧说，抱歉，太激动了。

没事，我能理解。我笑着说，你继续。

她突然又不说话了。

我以为又要由此陷入沉默，然后结束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了一句话，我却没有听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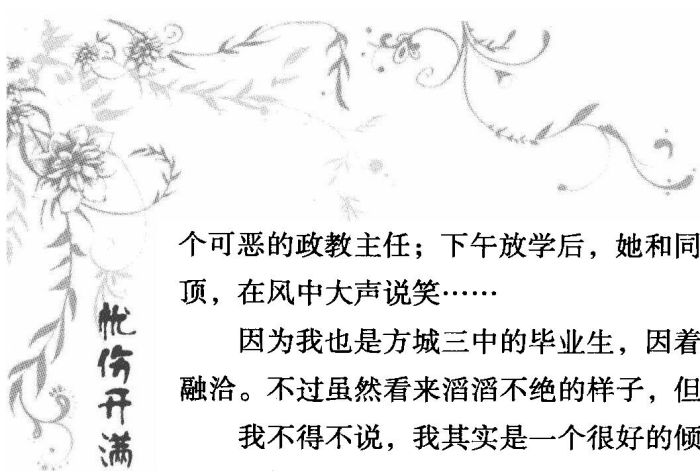
什么？

我叫小优。

哦，名字不错，我以前写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就叫小优。我想起来，那是一个多么蹩脚的故事呵，现在故事内容还记得。

嗯，我读过的。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交谈，有一句没一句的。谈一些琐碎的事情，我由此而了解到，她也是方城三中的学生，六月份刚刚参加高考，不负众望地夺下方城三中文科状元的桂冠，北方某所名牌大学的通知书一个星期前刚刚收到。因为不想待在方城，干脆提前离开，到林城找点事情做，等待开学。她说起方城三中破旧的大门，有些古怪的门卫老头；说起方城三中足球场的角落里，男生们丢了遍地的烟头；她甚至说起，那



个可恶的政教主任；下午放学后，她和同学们总会偷偷溜到新教学楼楼顶，在风中大声说笑……

因为我也是方城三中的毕业生，因着这层关系，我们的交谈越来越融洽。不过虽然看来滔滔不绝的样子，但是她眼里的悲伤并没有减少。

我不得不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与解读者，更多时候，我会选择倾听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将这些故事写出来。常久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经常发现别人眼中隐含的东西。

你不快乐。我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她略微一愣。我不快乐？

对，我看得出来，你的眼神里满是悲伤，你有某种情绪压在心头。我看着她的眼睛，淡淡地说。

她叹了一口气，低着头，像在思考什么事情。良久，抬起头来直视着我。若非，我可以相信你吗？

我一下子就怔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作为刚刚认识的两个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深入了。

然而她没有继续追问，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悲伤的故事。

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悲伤的故事。若非，如果可以，我会将它讲述给你听。

若非，若果可以，我将从它的结局开始，向你讲述我的成长，讲述深含眼神里的悲伤。

若非，如果可以，我将提及那日在方城客车站里你给我的省城都市报，以及报纸上关于方城车祸的新闻。

——这是一条手机短信。

那日在车上我们的谈话在“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悲伤的故事”之后戛然而止。下车的时候，她叫我师兄，留下了我的电话。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宿舍里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突然就收到她的短信。

我这样回复她：小优，我看出了你的悲伤，如果可以，我将安静地

倾听属于你的悲伤的故事。

三天后的黄昏，小优转了两趟公交车，来到 M 大。在那家小小的奶茶吧，她在长达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开口说话：

7 月 23 日下午，在方城南门小十字发生的车祸中死亡的少年叫小坚，是方城城南区人。车祸发生时，他正在去往方城三华酒店的路上，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三华酒店摆升学宴，可是这个他喜欢的女孩并没有通知他。因为心怀沉重的心事，过斑马线的时候没有注意红绿灯，被飞驰而来的大货车撞翻在地，当场死亡。警察抵达现场，发现小坚的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日记本，整本日记写满了对一个女孩的爱。

若非，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那本日记里的女主角，名字叫做小优。

小优？你说，那个女孩是你？我一下子惊了。

是的，就是我。

她依然继续着平淡的叙述：

正如报纸上讲述的那样，小坚在被撞后，很快死亡。而他喜欢的女孩小优，却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她甚至没有想到小坚会去参加她的升学宴，因为她根本不希望他出现。第二天，小优在即将踏上开往林城的车的时候，才在报纸上看到了小坚车祸死亡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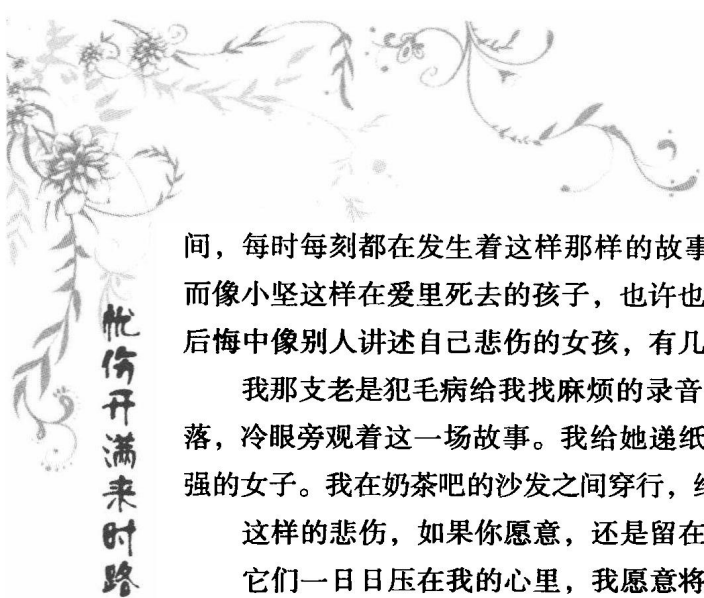
原来，一切就是这样的。我心里想。

我抬起眼，看小优的眼睛。她没有流泪，手里紧握着奶茶杯子，眼神里的悲伤依然，让人心疼。

所以，那天下午我临时决定拖延行程。这些天，我抽出所有时间，在方城的所有角落，怀念关于小坚的一切。

若非，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么突然的一瞬间，发现我很爱很爱小坚，我之前并不认为自己很爱他，只能说，有时候我会感动他为我做的一切，但是并没有这样彻底地心痛过。直到他的死亡突兀地袭击了我。

杯子里的奶茶剩下一半，小优的叙述却没有停止。那时候我们坐在临窗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见楼下匆忙走过的行人，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属于自己开心的、快乐的、悲伤的故事。这个繁华的人



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故事，车祸不断，死亡也不停止，而像小坚这样在爱里死去的孩子，也许也有很多，像小优这样在悲伤和后悔中像别人讲述自己悲伤的女孩，有几个呢？

我那支老是犯毛病给我找麻烦的录音笔静悄悄地躺在泥色沙发的角落，冷眼旁观着这一场故事。我给她递纸巾，她却沒有流泪，这是个坚强的女子。我在奶茶吧的沙发之间穿行，给她倒热水，看她缓缓喝下去。

这样的悲伤，如果你愿意，还是留在心里吧！我这样说。

它们一日日压在我的心里，我愿意将它讲出来，也许会好受些。
好。

窗外，夜色降临，街灯陆续亮起。她的叙述一直都是安静平淡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这是一个全然与她无关的故事。但是，她眼神里的悲伤却印证了自己的叙述，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我虽然没有参与小优十余年的成长，没有介入到小优和小坚之间那些阵痛的爱及青春。但是，小优眼神里层层叠嶂的悲伤不容我置疑。

在她安静的讲述中，我的眼前莫名幻现出一幅画面：一条苍茫的小路，背影单薄的女子独自走向远方，在她的身后，大片的无名小花，开满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那些芬芳，无时不散发着忧伤的味道，然后，恍然之后，少年流转于轮转的荒年，那些芬芳的路上，洒满花瓣。一片片触目惊心，花瓣像燃烧后的灰烬，悲伤陡然弥漫着所有的空间。

——我心里一动，在笔记本上写下：忧伤开满来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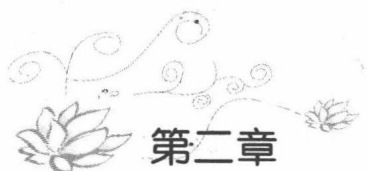
小优并没有留意我在写什么，她一直旁若无人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开在她的成长路上的那些忧伤。

她说，我愿意死在青春里面。

她说，我愿意死在青春里面。

我突然打了个冷噤。这是一个多么冷峻的女子，简单的一句话，所有的悲伤喷涌而出。

她说，遇见小坚的时候，我十四岁，初二的暑假。



第二章

遇见小坚的时候，我十四岁，初二的暑假。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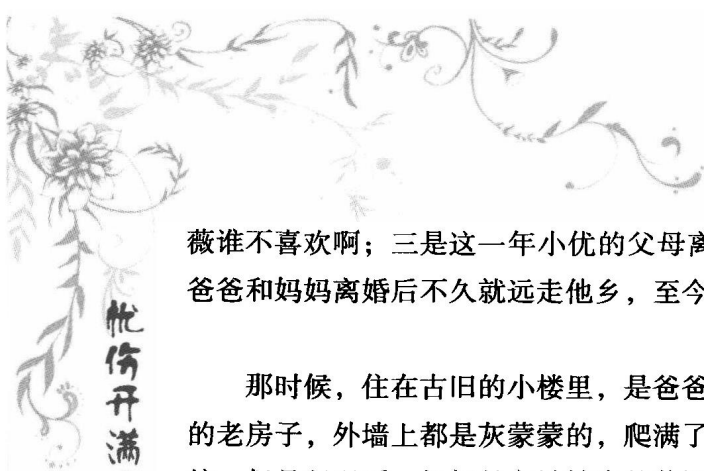
那时候方城的天空总是一味的湛蓝湛蓝，放学后回家的路上，总是顺着爬满嫩绿爬山虎的墙脚一个人慢慢走回家。下雨的时候会在路边的小亭子里休息片刻，看那些老人们乐呵呵地下象棋。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叫上好朋友走出方城，在乡间的小路上飞快地奔跑，甚至想象有一天在城市郊区开辟一小片土地，搭建小小木屋，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在属于自己的小院子里，自己种菜，养小狗，在木屋里阅读，听歌，如果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子，日日陪伴在身边……

哎呀，你别抄袭梭罗的《瓦尔登湖》了，什么小木屋，什么种菜，什么阅读，全是《瓦尔登湖》里面的事情。每当小优说起自己这些天真的小计划的时候，好朋友安雨薇都会在一旁打断，做你的美梦吧。

安雨薇是那种漂亮开朗的女子，什么事情都会让她闹腾半天。比如小坚的出现，就曾让安雨薇大惊小怪地到处说道。

这一年，小优十四岁，初二。

这一年，小优的生活里面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小优把自己的高中目标定为方城三中，所以每当安雨薇大呼小叫要出去玩的时候，小优都会说，不去啦不去啦，我要为我的三中梦努力；二是小坚走进了小优的生活，用小优的话说，小坚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家伙，处心积虑来认识自己，在小优看来，小坚不过是想通过自己去认识安雨薇，漂亮女孩安雨



薇谁不喜欢啊；三是这一年小优的父母离异，她开始独自跟妈妈生活，爸爸和妈妈离婚后不久就远走他乡，至今不知归所。

那时候，住在古旧的小楼里，是爸爸单位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外墙上都是灰蒙蒙的，爬满了岁月留存的足迹。房间小而拥挤，但是很温暖。妈妈是方城镇中的英语老师，假期的时候在培训班兼职，爸爸是邮局的职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原本和睦幸福的家里，突然有了争吵。虽然父母总是躲避小优的目光，但是在每次半夜被吵醒后无眠的夜晚里，小优慢慢地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爸爸有了别的女人。

对于这样的事实，一开始的时候，小优无法接受。爸爸是多么老实本分的人啊，半生坚持在邮局平凡的岗位上，领导看好，同事羡慕，眼看就要升职；在家里，爸爸是邻居眼里的好丈夫、好爸爸。爸爸怎么会有别的女人不要妈妈和自己了呢？这是小优一直弄不明白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习惯的，渐渐地，小优就习惯了家里的争吵。

有时候回家走到楼下，听到家里的争吵，小优马上转身，在公用电话超市里给安雨薇打电话，要安雨薇出来陪自己。有时候半夜被争吵声吵醒，小优会起床，拉开门看一眼客厅里对峙的爸爸妈妈，然后狠狠地砸一下门，躺回床上，戴上耳机。

虽然家庭日渐破裂，小优却依旧是成绩优异。老师喜欢，同学羡慕。安雨薇就经常一脸羡慕嫉妒恨地说，小优啊小优，要是我的成绩像你那么好就好了。小优会说，安雨薇呀，要是我有你那么漂亮就好了。

平淡地生活，每日在争吵声里度过。

初一结束的暑假里，闷热无聊的下午，小优穿过长长的小巷子，与等在街口的安雨薇会和。一起去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有时候也去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看一个下午的书。

新华书店旁边的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奶茶店，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半街”，小优和安雨薇经常在黄昏的时候走进去，跟老板要十三号奶茶，坐在墙角慢腾腾地享用。老板是看来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空闲的